

THE DAY OF BATTLE



战斗的日子

从攻占西西里岛到解放意大利

1943~1944

“二战”解放三部曲（II）

下

献礼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七十周年
《纽约时报》
年度最佳图书

三届普利策奖获得者

〔美〕里克·阿特金森（Rick Atkinson）◎著

小小冰人 ◎译

徐进 ◎审校



THE DAY OF
BATT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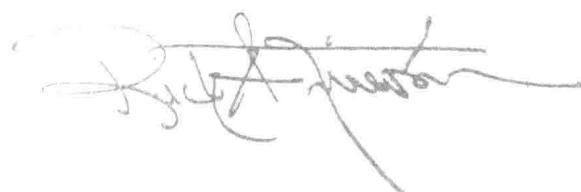
战斗的日子

从攻占西西里岛到解放意大利

1943 ~ 1944

“二战”解放三部曲 (II)

下



三度普利策奖获得者

〔美〕里克·阿特金森 (Rick Atkinson) ◎著

小小冰人 ◎译

徐进 ◎审校

1943年5月中旬，“三叉戟”会议期间，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与温斯顿·S. 丘吉尔首相在马里兰州凯托克廷山中的总统度假地香格里拉。（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图书馆）



1943年5月24日，“三叉戟”会议的最后一天，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他们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在白宫合影。站立者（从左至右）：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英国驻华盛顿最高将领；中将黑斯廷斯·L. 伊斯梅爵士，丘吉尔的参谋长；空军上将查尔斯·F.A. 波特尔爵士，英国空军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帝国总参谋长；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威廉·D. 莱希，罗斯福的首席军事顾问；乔治·C. 马歇尔将军，美国陆军参谋长；海军上将欧内斯特·J. 金，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约瑟夫·T. 麦克纳尼中将，他是一名陆战队飞行员，也是马歇尔的副参谋长。而美国陆战队最高指挥官H. H. “哈普”·阿诺德将军因在医院里治疗心脏病而缺席。（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图书馆）



1943年7月初，盟军士兵在北非的一座港口（显然是突尼斯的比塞大）登上突击艇，赶往西西里进行“爱斯基摩人行动”。



登陆摩洛哥、西西里和萨勒诺期间指挥美国海军的H.肯特·休伊特海军中将（右），与战地记者昆廷·雷诺兹站在旗舰的甲板上。（美国海军，国家档案馆）



第1步兵师师长特里·德·拉·梅萨·艾伦少将（左）与美国第2军军长奥马尔·N·布拉德利中将研究着地图，这两人后来反目成仇。审查员用墨水涂掉了两人之间的地标，以免暴露他们在西西里的位置。

进攻西西里期间担任第1步兵师副师长的小西奥多·罗斯福准将，1944年1月跟他的吉普车合影。一名崇拜者用4个词对他做出形容：“光着脑袋、晒得黝黑、饱经风霜、满脸皱纹。”



1943年7月11日，轴心国飞机对驻锚于西西里岛杰拉海域的盟军舰船发起攻击。当天，自由轮“罗恩”号在这片海域被击沉后，一位目击者描述说：“一片平整的红色火焰从一片黑色烟雾中窜出。”



1943年7月，阵亡和垂死的意大利士兵倒在巴勒莫附近的一条道路上，他们搭乘的卡车在逃避美军的追击时不慎碾上一颗意大利地雷。背景处的吉普车旁，医护兵正在给一名负伤的美军中尉包扎。

美国第七集团军司令小乔治·S·巴顿中将（右）在巴勒莫的王宫里与他的竞争对手，英国第八集团军司令伯纳德·L·蒙哥马利将军（中）在一起，扶着地图板的是巴顿的副手杰弗里·凯斯少将。





1943年7月28日，第1步兵师第16步兵团A连正向特罗伊纳推进，这是西西里岛上海拔最高、防御最严密的镇子。“特罗伊纳之战是美国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打过的最艰难的战斗，”一名将军得出结论，“而且，那场战争中也很少有能与特罗伊纳之战相提并论的战斗。”

1943年7月25日，第82空降师师长马修·B.李奇微少将（左）与陆军通信兵的一名摄影师在一起。伞兵们说：“有一种正确的方式，也有一种错误的方式，还有一种则是李奇微的方式。”



地中海战区德军最高指挥官，陆军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这位曾经的炮兵学会了飞行，并转入德国空军服役。凯塞林相信，通过一种特殊的战术，意大利的大多数领土都可以守住，他所持的战略理念是尽可能地让战火远离祖国。（美国陆军军事历史研究所）



1943年9月9日，“雪崩行动”发起时，美军第36步兵师第143步兵团的士兵们涉水冲向萨勒诺南面的帕埃斯图姆滩头。乳白色的人造烟雾是为了遮蔽环绕着登陆点的高地上敌军射手的视线。



德国空军对萨勒诺锚地发起空袭时，美国海军水兵和海岸警卫队员们趴伏在海滩上。照片背景处可以看见炸弹爆炸时纷飞的弹片。铺在海滩上的铁丝网是为了提高军用车辆的牵引力。

1943年9月登陆萨勒诺期间指挥美国第6军的欧内斯特·J.道利少将。这位敦实、谨慎的炮兵来自威斯康辛州，曾被西点军校年鉴描述为“一个安静的小伙子”。赶赴萨勒诺前，上司曾提醒道利：“贪多嚼不烂，适可而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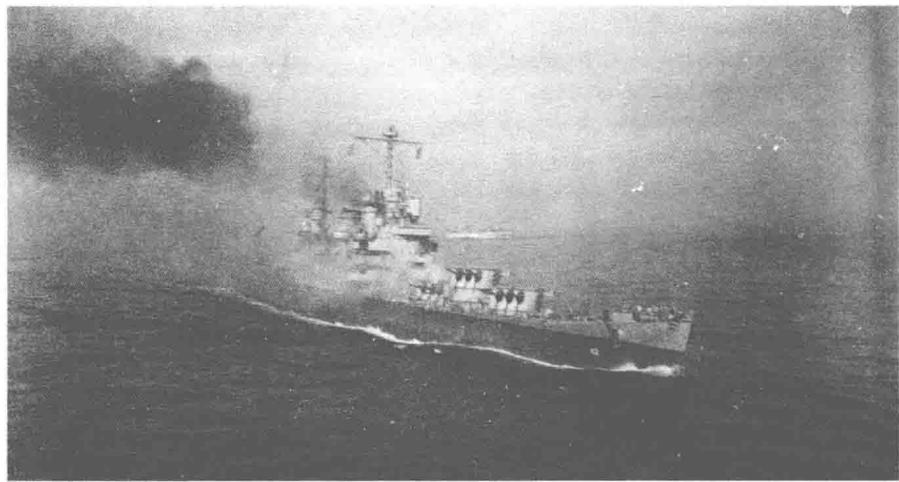
在萨勒诺湾周围登陆期间，美军步兵穿过防区中央帕埃斯图姆的海神殿。帕埃斯图姆拥有雅典之外最宏伟的多利斯柱式庙宇，建于公元前6世纪的这片古希腊殖民地以玫瑰和紫罗兰闻名。

理查德·L.麦克里里中将在萨勒诺指挥着英国第10军驻守于盟军左翼。他是一位尽责、直率的盎格鲁—爱尔兰骑兵，一个美国人说他“又高又瘦，态度含糊”。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负的伤令他瘸了腿，每当感到震惊时，他的声音便会降低到近乎耳语的程度。





塔巴克弗慈奥，美军士兵将其称为“卷烟厂”，位于塞莱河的北面。五座砖建筑构成的这个据点拥有庞大的墙壁、红瓦屋顶以及类似枪口的小窗口，激战中，这座工厂数次易手。



1943年9月11日，美国海军“萨凡纳”号巡洋舰的3号炮塔被德国人投下的一颗无线电遥控炸弹（它被称为“弗里茨-X”）穿透，炸弹在甲板下炸开，军舰起火，舰艏下沉，200余名舰员身亡。二战期间，没有哪艘美国军舰挨过比这更大的炸弹。一名目击者说道：“这次中弹极不正常。”



1943年9月12日，贝尼托·墨索里尼即将登上“鹤”式轻型飞机的座舱，这架飞机将把他带离大萨索山滑雪胜地，遭到逮捕后，他一直被意大利当局囚禁在这里。按照希特勒的命令，100多名德国伞兵在斯科尔兹内上尉的率领下，搭乘滑翔机在山顶着陆，兵不血刃地救出了墨索里尼。

那不勒斯及其著名的港湾，背景处伫立着维苏威火山。1943年10月1日被夺取后，这座城市很快成为“每一个盟军士兵眼前愿望的象征”，一名英国军官写道：“这是一片充斥着黄金、白银和莫大幸福感的人间仙境。”





1943年10月中旬，美军士兵搭乘突击舟渡过沃尔图诺河，这是盟军士兵在欧洲渡过的第一条大河。盟军部队沿着一条宽大的战线迅速推进，他们离开主干道，绕过敌人的防御点，穿过那不勒斯前进了35英里，随后便因降雨和德国人的顽强抵抗而放缓了脚步。



1943年10月17日，一名负伤的德军俘虏在沃尔图诺河畔等待着医疗救治。



一名美军士兵在沃尔图诺河北面排除地雷，这枚地雷已被手持探雷器的工兵发现。意大利盟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打趣道：“条条大道通罗马，但每条路上都埋了地雷。”



渡过沃尔图诺河后，在第3步兵师担任营长的小约翰·托菲中校。自入侵北非以来，托菲一直在前线担任战地指挥官，战地艺术家乔治·比德尔认为这位年轻的中校拥有“一匹越野障碍赛马而非一匹普通赛马的骨骼和构造”。1943年10月30日，比德尔绘制了这幅素描。(照片由约翰·J. 托菲四世和迈克尔·比德尔提供)

作为一名哈佛毕业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乔治·比德尔是一位出色的作家，还是个颇具才华的画家。关于意大利战役，他写道：“我希望国内的人们不要把他们的孩子视作橄榄球明星，而是把他们看作被困在地下的矿工，或是在十楼大火中窒息身亡的人。”





1943年12月2日，德国轰炸机突然对亚得里亚海的巴里港发起空袭，港口内的船只起火燃烧。在这场“自珍珠港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偷袭”中，17艘盟军船只被击沉。一艘秘密搭载着芥子气的军火船发生爆炸，造成大批军人和意大利平民伤亡。



1943年12月初，英军士兵攀登着卡米诺山，一名英国兵将这座山描述为“一块陡峭、坚硬的岩石，通往上帝才知道的地方”。面对德军的迫击炮火和刺骨的寒冷，石块堆砌的胸墙几乎提供不了什么保护。一名苏格兰禁卫军士兵写道：“一场小地震加入到这场令人不快的遭遇中。”

1943年12月，艾森豪威尔（左）和美国第五集团军司令马克·W. 克拉克中将在意大利中部的米尼亞諾山口附近，几天后，艾森豪威尔将离开地中海战区，出任“霸王行动”总指挥，负责向法国发起进攻。



意大利中部，妇女们在村内的一条水渠里洗衣服，一支盟军车队正穿过日益加深、加厚的泥泞。

第五集团军的工兵在意大利中部的一条河床上搭设起一座桥梁，以替代被德军爆破队炸毁的桥梁。持续22个月的意大利战役中，盟军共搭设起3 000座桥梁，总长度达到55英里，每座桥梁需要耗费10个小时。





从伦戈山上的德军阵地眺望萨姆科洛山。6号公路穿过照片的底部，另一条次要公路转过一个急弯通向圣皮耶特罗镇，攀上山丘的一个缓坡。萨姆科洛山的峰顶高达4000英尺，被称作1205高地。

采访圣皮耶特罗镇的战斗时，厄尼·派尔撰写了亨利·瓦斯科上尉在萨姆科洛山的阵亡。《瓦斯科上尉之死》成了他最著名的稿件，可能也是“二战”中最出色的说明文。但派尔告诉一位朋友：“我已丧失了感觉，这种事糟透了。”



“他从未幼稚过，”一名同学谈到亨利·瓦斯科时说道，“也没有疯狂高中生的那种做派。”瓦斯科在给得克萨斯州家人的信中写道：“如果我失败了——我祈祷上帝不要写上这般结局——那不是因为我没有尽力。”



韦纳夫罗附近的山上，一名意大利骡子驭手（右）帮着将阵亡美军士兵的尸体运往一个临时军人墓地。担架上仍能看见血迹。



1943年12月17日，第504伞兵团和第143步兵团的美军士兵攀过圣皮耶特罗镇的废墟。一名炮手将这个镇子描述为“一个硕大的荒丘”。